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美]李欧梵

首先我要讲到的是现代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相关的论述，我自己也曾在《对于现代性的追求》这篇文章中进行过探讨。“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学术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名词，甚至文学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也是后人提出的。也就是说这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目前，modernity 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也大有人在，其中我只提出一位学者，加拿大的 Charles Taylor，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现代性》，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现代性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传统 Charles Taylor 称之为“科技的传统”，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无论你是否喜欢它，是否反抗它，这个潮流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

* 本文为作者于 1999 年 5 月 20 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名词，叫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其时他非常矛盾，他认为这种趋势的发展会打破中古欧洲原有的精神世界、宗教世界，因此他一方面提出“合理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所谓中古世界观的破产和解昧(disenchantment)。这个传统后来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现代化”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发展。

另外一种模式是 Taylor 自己所做的模式，这是从他的一本书中演变出来的。这本书题为 Sources of the Self，即《个体的来源》，其中把西方从古到今所有关于个人、个体、主观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的各个支脉、源流都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所谓现代性，表面看来是从欧洲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它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而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又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括了理性、科学，但是也包括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甚至还有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得通的问题，等等。他认为这种文化模式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当它接触到其他文化之时，很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有人认为像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其现代性都源自西方，表面上看似如此，但是事实上，在文化的内涵上却很难说西方现代性的理论、现代性的发源对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性的发展有主宰作用。最近我到印度参加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题目本来叫做 Alternative Modernity，即“另类的现代性”，意指有所谓西方的现代性，也有非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与会的学者都认为“另类”这个词毫无必要，根本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无所谓“另类”。这就引起了我个人目前反思的问题：如果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那么多种现代性又是如何各有其面貌的？这种不同的来源和发展是怎么样的？我想其间产生的诸多问题应该运用比较文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此外，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多种的现代性，那么事实上理论是不能架空的，要借助比较扎实的史料进行研究和思考，或是多种文体的比较，或是多种资料的累积，慢慢呈现出现代性发展的面貌。